



墨莊漫錄卷第七

宋淮海魏邦基

福壽堂

魏邦基

西施美人也。三尺童子皆知其為越獻於吳以亡吳

也。吳越春秋云：越王使相者得苧蘿山鬻薪之女

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而獻於吳。莊子

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曠。孟子云：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毛嬙亦美人也。莊子

云：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而深入，鳥見之

而高飛釋音注司馬彪云毛嬙古美女一云越王  
 美姬也麗姬晉獻公嬖之莊子釋之以為夫人崔譔本作西  
 施又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按左氏傳  
 越之滅吳在魯哀公之二十二年孟子嘗見梁惠  
 王齊宣王自魯哀公之二十二年錢增至魏惠王之元  
 年一百四年至齊宣王之元年一百三十二年乃  
 魏惠王之二十也史記莊子傳云名周與梁惠  
 王齊宣王同時則莊子與孟蓋一時慎子名到與  
 淳于髡騶奭之徒皆戰國時人亦莊孟一時也又

元錢本六  
校改元

到錢道

惠錫會  
改惠

史記表晉獻公五年代驪戎得驪姬是歲巳酉也  
 至魏惠王之元年二百七年若以毛嬙為越王美  
 姬又與驪姬非同時而崔譔以驪姬為西施故以  
 為近故說者謂莊孟慎子所言西施皆越之獻吳  
 者然予讀管子小稱篇有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  
 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史記表齊威公  
 小白之元年丙申也魯欲與齊公子糾入後小白  
 齊距魯生致管仲是歲至越滅吳計二百一十三  
 年而管仲之書已言毛嬙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

錢增

之人矣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爲名耶是有  
兩西施矣而毛嬙亦非越王之美姬明甚司馬彪  
之注乃臆說也當更質於博洽者

政和間朝廷趙求詢訪三代鼎彝器程唐爲陝西提點茶

馬李朝孺爲陝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

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

片王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濶而方厚

半指許其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朝玉乃留秦州軍資

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

孺退出其盤聖德高明有如此者不然丘塚之厄

不止此矣其玉久在秦帑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

之而去祁寬居之嘗見之爲予言之然予又見劉

表延仲言比干墓在衛州西山去城州數十里有漢

唐以來碑刻甚多墓周回數里生異木膠結不可

入而居之言墓在關中未知何也真州六合縣界

有山四面平直曰方山山之左右多古塚墓予從

甥魏惇紹興十二三年間任天長縣尉日有一監

司屬官過邑館於尉司出一襍物云昨過方山得

錢本脫廿二字增

之出以示惇皆美玉也其長三二寸濶一指許厚三四分光潤方正上有小竅約百餘枚不知為何物也惇欲乞其一二枚屬官斬而不與且云方山民因耕穿一墓獲此疑其為玉策以予考之此乃兩漢以前貴近之墓所謂珠襦玉匣者古以歛屍惟王公則有之耳蓋與比干墓所獲正同爾川峽間有一種惡草羅生於野雖人家庭砌亦有之如此間之蒿蓬也土人呼為蕨麻音其其枝葉拂人肌肉即成瘡疱浸淫潰爛久不能愈杜子美除草

詩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益謂此也劉表延仲至蜀嘗見之

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條約之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惶

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適勁可愛蓋危窘急中

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峰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僊云櫻桃結子春光歸盡蝶翻金

又錄又言又

卷之七

七

錢本無校增又塗去

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底鈿羅幕惆悵捲金泥門  
 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而無尾句劉延仲  
 為補之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  
 時東坡四時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  
 嗅梅花每疑玉奴字殊無意味若以為潘淑如小  
 字則當為玉兒亦非故實劉延仲嘗見東坡手書  
 本乃作玉如纖手方知上下之意相貫愈覺此聯  
 之妙也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茉莉花為衆花之冠嶺

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衆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  
 人以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為嘉玩然  
 性不耐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亦土地之異

宜也顏博文持約謫官嶺表愛而賦詩云竹稍脫

青錦榕葉隨黃雲嶺頭暑正煩見此綠君欲言

嬌不吐藏意久未分最憐月初上濃香夢中聞蕭

然六曲屏西施帶微醺叢深珊瑚帳枝轉翡翠裙

譬如追風騎一抔萬馬羣銅瓶汲清泚聊復為子

勤願言少須臾對此髯參軍觀此詩則花之清淑

乃  
 乃  
 乃

前  
 校改

柔婉風味不言可知矣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鐵鑊梁天監中鑄東

坡游寺詩云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圓坡陀受百

斛積雨生微瀾是也余往來數見之然未嘗稽考

何物本為何用也近復游於寺因熟觀之蓋有文

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

日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古佛殿前滿

字甘泉種以荷葉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以神力

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為

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為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

脫衆苦如蓮花在泥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

城斯鑊之用本在烹鮮八珍興與染五味生纏我皇

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又漫檀爰造斯器

回成勝緣如含碧綠水又漫發經蓮道場供養未未

無邊遷其後又云帥吳虎子近禁道真槩懷於佐陳

僧圓丞宋又漫令宣令鄭休之義不可曉疑當時

幹造之人耳又一行云五十石鑊然形製不能容

今之五十石蓋古之斗斛小也始知二鑊乃當時

悅上錫有隨字校去

姑溪居士文集九  
係偶書首第二首

文集十絕句第  
三首

吳式枚  
集效燒

植蓮供養佛之器耳

李端叔有贈人二小詩一云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

籠堦月浸涼廊集挽斷羅巾留不住集覺來猶有去時香集

一云情隨榆莢不勝飄心似楊花集暖欲消擬借瓊

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集妖饒集蓋有所集也或云是

與當塗楊殊者博者以勝彩累注數者至乘敗者

惟有畸零不累注數謂之孤注故端叔戲云

韓退之詩云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贖贖廣韻及字書

云贖五晏切注偽物也東坡嶺外詩云茯苓無人

採千歲化虎珀鬼我豈無長鏡真贖苦難識韓非子

曰齊伐魯索鏡鼎魯以其贖贖往齊曰鴈也魯曰真

也古乃以鴈為贖亦借用也今人若作真鴈人必

笑也

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坡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

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

云公養生之效効有成績今又亦病亦彌月雖使臯陶

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

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前輩相與

可謂善謔也

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

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啣之信四日不食民

使其子析之其左壯齒曰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

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跣跌瞳子隱然莊嚴畢

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

贊以稱嘆之政和丁酉予侍親在真州時慈受禪

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赴村

落富人家齋見羣犬爭啣鬮一牛脛骨甚狂噬相

噬不已村人持挺驅逐亦竟不去衆頓異因奪而

破之其中骨髓已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

纓絡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臧

之此與職氏齒事極相類佛之慈悲化身無乎不

在以此警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視希有

之異聞提者得不少悛乎

翟三丈公巽宣和末蔡條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

公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指揮落職官

祠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

補註 之時官新勝令 貝跋

無咎 作三

神跋

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慍喜人多稱之

已下四條錢本缺

翟公巽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賜曆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隆允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而工者

8

優詞樂語前輩以為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云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彰殊應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詩願一人之有慶得久視長生之道叅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戢戢兩髦已對襄城之問翩翩羣舞却從沂水之歸放女童詞云奏閨圃之雲謠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袖將偶月以言歸益更工麗而切當矣履道之掌內制可謂稱職

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王履道天軍  
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并有截  
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  
宴小兒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  
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  
致語云黛耜載耕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  
往祓於高禩兆則百斯男之慶皆爲得體然永若  
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云南極呈祥候秋分而  
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又春宴致語

云稍寬中炁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翹葉羣賢  
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  
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則又  
不可跋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伶人  
於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敏若  
外州天寧節錫宴云飛碧篆之爐煙薰爲和氣動  
紅鱗之酒面起作風波何安州得之外州上元云  
五雲縹緲出危嶠於靈鼉九陌熒煌下繁星於陸  
海暗塵隨馬素月流天如熙熙登春臺欣欣有喜

色孫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眇愁心於碧草皆為人所膾炙也

翟公異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書侍郎罷政歸鄉公

有啓云得請真祠歸榮故里雖老成去國之易而

明哲保身之全多士嘆嗟餞韓侯之出祖邦人慰

喜誅季子之來歸又云乘安車而過諸子未慕昔

賢揮賜金以娛故人用償夙志公平時四六多聲

牙高古而此啓特平易誠大手筆也後元功於里

第築臺曰高藍光既落成公就臺張具為宴自作

致語有云公槐避寵衣繡歸家從方外之赤松寄

高懷於綠野琬禽絳羽借雞樹之遺棲曲沼回塘

分鳳池之餘潤晉世語云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

中書令共領樞要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

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放資也

又晉書荀勗守中書監毗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

久在中書專掌機事失之甚愠人有賀者怒曰奪

我鳳凰池何賀焉故公用雞樹鳳池皆中書事考

之方見其切

季言按疑既夏  
字高亦言  
侯於高上指  
桂也

李昭玘成季自京西路提刑移東路置司在兗東路

置司在青州謝上表有云去長安之日雖遙千里

之遠望岱宗之雲猶均二州之潤有次子十

杜子美佳人詞云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本合

歡或曰合昏陳藏器云葉至暮即合故曰合昏今

夜合花是也又往在詩云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盡

蟲文選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曰間

窻也又大食刀歌云得君亂絲與君理比史齊文

宣帝高洋神武第三子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

南陽相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墓碑之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彥

猷君益知頴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之子正

平正思謂君益曰荷公之意但上之所賜刻於螭

首揭於墓墓隧假寵於公若施於康莊以為往來之

觀非朝廷之意也君益曰此州郡之事亭於君家無

與也二公曰先祖先人功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

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耻異

時不獨吾家為人嗤誚公亦寧逝於指議故不得

鈔本缺

不力請也時李端叔官於許下乃見唐公且言曰頃胡文恭宿知蘇州時蔣堂希魯將致政歸文恭昔爲諸生嘗受學於蔣公乃卽其里第表之爲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歆焰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非所望於故人也願卽撤去文恭謝之欲如其請則營繕已畢乃咨其嘗獲芝草之瑞更爲靈芝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之德蓋所畏而其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之言遂撤去之范氏二公聞之乃謝端叔曰非公之語莫遂於心也因復笑曰凡以伎能物貨自營圖倍於人則名曰元本某家至於假供御供使州土爲名殆與此一類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與禹稷同道當時未聞表其巷何坊也端叔亦笑之後復陳此語於君益君益大笑之

李資政邦直有與韓魏公書云前書戲問玉梳金篦者侍白髮翁幾欲淡死矣然常山頗多老伶人吹彈甚熟日使教此五六人近者稍便串異時願傳侍

飲期一醕觴也玉梳金篦蓋邦直之侍姬也人或

問命名之意邦直笑曰此俗所謂和尚置梳篦也

又有與魏公書云舊日梳篦固無急亦嘗增添三

兩人更似和尚撮頭帶子爾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輔臣於邇英閣聽講讀時曾

肇子開蘇轍子由自左右史並除中書舍人入侍

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邇英延義皆

祖宗所建講記注官賜坐飲茶將罷賜湯

仍皆免拜無復外廷之禮故子開詩云二閣從容

講鈔本有校去

錄本講記云云另起疑非

訪古今諸儒葵藿但傾心君臣相對疑賓主誰識

昭陵用意深邇英閣前槐後竹雙槐極高而柯葉

拂地狀如龍蛇或謂之鳳尾槐子開詩云鳳尾扶

疎槐影寒龍吟蕭瑟竹聲乾漢皇恭默尊儒學不

似公孫見不冠子由詩云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

勻圓凍未乾回首曛曛朝上日槐龍對舞覆衣冠

並謂此也

宣和中子客唐州外氏吳家時在陽府光化縣村人

耕定一冢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皆雷紋

裏字是

中有虬形兩耳為饗饗足為蚩尤制作甚精一足  
 微蝕損尚可立也表舅唐愬端仲數十得之以與  
 舅氏順圖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強名曰虬鼎且  
 作歌以記之予得熟觀焉予以為古之鼎萬皆無  
 蓋而足皆圓直無作獸形者此乃敦耳端仲以其  
 腹高如鼎而敦乃形匾故名之為鼎耳其饗饗蚩  
 尤與李伯時古器圖所畫小敦耳足正同但小敦  
 耳之兩獸開開口有飾玉處古之玉敦多如此也而  
 此器乃無飾玉之狀狀復無欵識耳面按呂氏春

錢本元空一格

秋云周鼎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此  
 蓋周器也古器多為饗饗蚩尤者深戒於貪暴也  
 兩舅皆以予言為然乃祇名曰虬敦極寶惜之時  
 京西漕時道陳聞有此器諷太守王至往來取之舅  
 氏秘而不出後欲自携往京師并關中侯金印獻  
 之上方未幾而門擾外氏避地湘潭平時玩好書  
 畫寶玉悉為賊有不知此器存亡何所惜哉東浦  
 天下之事每患於無公論徇於一己之好惡則說必  
 備雖以曲詞則誇語以勝於人然卒不若公論之使

風輝結法即為

六字鈔本脫枝增

人必信也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石而唐詢彥  
 猷作硯錄乃以青州黑山紅絲石為冠米芾元章  
 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巖石為冠彥猷則為紅  
 絲石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文之美者則  
 有旋轉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資質潤美發墨  
 久為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靈者非  
 他石可與較議故列之於首元章則謂方城巖石  
 石理白者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渥不  
 滑稍磨之則已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

鈔本重印字枝去

油歲久不退常如新成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  
 愛聲平而有韻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矣二公皆  
 於翰墨留意者然此說恐未為公也予伯父毅老  
 提學嘗官青社得紅絲石硯雖文彩誠如彥猷之  
 說但石理麓慢殊不發墨特堪為几案之奇玩耳  
 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下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  
 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為工所貨之硯紫青  
 白三種石也亦作鼎斛盃之類其硯如吳郡夔村  
 石之易得一枚不過百錢惟有一種曰太陽坑石

二鈔脫  
校增

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頂其石色如端溪堅  
 重縝密作硯極剉墨不數磨而已盈硯殊可愛也  
 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發研艷甚易故以適意為快  
 也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筆墨劊子可與端州  
 後歷石相抗焉得居上巖下巖二石之上也予在  
 京西時擇求數年得一巨璞琢為玉斗樣不知者  
 以為端溪也予舅吳亮顯圖為予銘其背云琢雲  
 根陪玄穎贊斯文貽久永無磷緇堅以環之子操  
 同其炳渡江以來之後亡之矣二公之論當否究



德



